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家谈译文



作家谈译文

清园王元化题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家谈译文
本社编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
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375 插页 5 字数 135,000

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3,000册

ISBN7-5327-2091-8/1·1229

定价: 18.00元

王 蒙
王小鹰
王安忆
王辛笛
叶 辛
冯亦代
伊 人
刘心武
孙甘露
孙 颙
李 辉
李国文
肖复兴
余 华
余秋雨
沙叶新
沈善增
张 洁
陆谷孙

陈丹燕
陈 村
陈思和
邵燕祥
罗 洛
赵长天
赵丽宏
南 妮
须 兰
施康强
素 素
袁筱一
莫 言
格 非
郭在精
梁晓声
彭瑞高
蒋丽萍

写在前面

我们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岁了。

回想当年,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伊始,在文学方面就出版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翻译小说,创刊了以译介国外现代流派作品为主旨的《外国文艺》杂志。我们感到庆幸的是,这些翻译作品对迎来新时期文学曙光的作家们有过一定的影响。

二十年来,我们与广大作家始终是同气相求的同道,相互激励的朋友。我们为这种真挚的友情感到欣慰,也为我们出版社能在新时期文学走向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出一份力、发一份光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今天,值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之际,承蒙全国各地的作家慨允赐稿,三十多位作家追记了他们从译文(既指翻译文学作品,也指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它出版的译作)所受的影响,写下了他们的感受和祝愿——每人一篇,长短不拘,或从容干言,笔酣墨饱,或萧萧数语,隽冷简峭,而无不写得真气飒然,真情宛然。

这样,就有了这本《作家谈译文》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

杨心慈

一九九七年十月

目 录

(按作者姓氏笔划为序)

王 蒙	我为什么喜爱契弗	1
王小鹰	从川端康成到托尔斯泰	7
王安忆	雅致的结构	14
王辛笛	忆盛澄华与纪德	26
叶 辛	译文琐谈	34
冯亦代	讲心里话并祝译文社成立 20 周年	41
伊 人	1982：“译文”和我	48

刘心武	滴水可知海味	57
孙甘露	译与翻	65
孙 颢	阅读与认识世界	71
李 辉	走进福斯特的风景	75
李国文	文学三姐妹	88
肖复兴	契诃夫之恋	95
余 华	永存的威廉·福克纳	103
余秋雨	推荐布尔斯廷	107
沙叶新	你可知道阿尔布卓夫?	110
沈善增	“精神性”的加持	119

张 洁	“我很久没有喝过香槟了”	文学艺术	131
陆谷孙	我与译文	文学艺术	139
陈丹燕	绿皮子的《安徒生全集》和我的心灵与生活	文学艺术	147
陈 村	无法拒绝	文学艺术	152
陈思和	想起了《外国文艺》创刊号	文学艺术	157
邵燕祥	与涅克拉索夫重逢	文学艺术	167
罗 洛	话说外国文学	文学艺术	176
赵长天	《变形记》及其它	文学艺术	183
赵丽宏	回忆和祝福	文学艺术	189
南 妮	永远的奥斯丁	文学艺术	198

须 兰	越狱	206
施康强	性·速度·死亡	210
素 素	世界,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	214
袁筱一	赫尔曼·黑塞:一本我读过二十遍的书	223
莫 言	我与译文	234
格 非	迷失中的背离——我读《城堡》	242
郭在精	越过一百年传来它愉快的歌声	260
梁晓声	译之美	268
彭瑞高	在乡下读普希金	278
蒋丽萍	关于一本杂志的一些记忆	282

我为什么喜爱契弗

王蒙

1979年，我陆续读到约翰·契弗的《再见吧，弟弟》、《绿荫山强盗》，此后又读到《外国文艺》及《世界文学》上转载的他的《开除》、《通天塔里的克兰西》、《巨型收音机》等短篇。我感到了他的小说的特殊的魅力，还来不及想一想“为什么”，我已经是他的忠实的读者了。

80年代初期，几次回答外国与香港记者的提问：“你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是谁”时，我提到了约翰·契弗的名字。我解释说：“他的小说写得非常干净。每个段落，每一句话，每个字都像是经水洗过，清爽、利索、闪闪发光。”

在访美期间与美国一些作家的交谈当中，我也提

到契弗的名字。他们告诉我说：“他在生病，是癌症。恐怕没有可能安排你们见面。”果然，1982年初夏，在我访问完墨西哥城返回旧金山的飞行途中，在波音727长体客机上，我从报纸上读到了约翰·契弗去世的消息，不禁嗒然若失。

我喜爱契弗的小说是因为他的迷人的叙述方式与叙述语言。他的小说的构成明确地奠基于故事的述说。基本上没有粘粘连连与精雕细琢的描写，没有唠唠叨叨与解释疑难的分析，也没有咋咋唬唬乃至装模作样的表演与煽动。他有的只是聪明的、行云流水般的、亲切而又含蓄的述说。在他的所有小说中，不论小说的题材、人物、情调与氛围有怎样的不同，你都会感知到一个共同的叙述者，一个故事的诉说者。这位诉说者相当幽默，不无俏皮，但无意逗弄；这位诉说者风度优雅，适可而止，而绝不炫耀；这位诉说者在讲述极其生动乃至妙趣自见的故事；仅止于讲述故事而已，他绝不把分析故事、解答故事、表演故事、总结故事的沉重负担置于自己的肩上，置于自己与读者的阅读胃口之间，不会以自己的高明去充塞读者的口腔与肠胃，去引发过食的不快乃至厌烦，像一些咱们的小说写作者

(包括笔者自己)所做的那样。

所以干净洗练,这里的洗练不仅是一种技巧、风格,更是一种教养,一种对于社会、对于读者的智力与时间的尊重。确实,饶舌是冒犯也是掠夺,社会确实应对饶舌者课以重税,收以罚金。洗练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严格的要求,每个字(词)都必须是最重要与最准确的。所以说,洗练也是一种真行家的信心。

洗练的前提是一种有礼貌的节制。一个人的尴尬与不幸,一件事物的纠缠与稀罕,战争爆发了又结束了,天气突然变化又风平浪静了,一个乡下人上了当,一个姑娘被情人抛弃了,一个男人幻想着外遇,一个人离开了又回到了纽约……如此等等,在契弗的小说里往往是点到为止,不滥于情,不滥于刻画(所谓一根头发分七瓣的刻画),不滥于凸现和夸张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不论契诃夫还是莫泊桑,郁达夫还是茅盾,都不像他这样纯净从容。说他是一种俯瞰式的居高临下的大原谅吧,他明明又在你的身边,用并不响亮的声音娓娓道来,亲切随意,举重若轻。说他是你的邻居、你的朋友吧,他似乎对你的遭遇、你的歇斯底里无动于衷,只剩下一个故事,一个生活的自自然然而又难以捉摸

的过程，一抹平静的微笑。当他把一切告诉给你以后，你又觉得他并没有说什么。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，从不像例如托尔斯泰那样去“侵略”你的思想，不像雨果那样去震撼你的情感，像例如狄更斯那样去激起你的同情和担忧，把你的心吊到嗓子眼里。

当然，看得太多了也会感受到另一种沉闷和单调。纽约，庸常人物，爱了又不爱了，不爱了又爱了，会见了又分别了，分别了又会见了，不知缘故地愉快了，又不知缘故地痛苦万分，乃至不知缘故地病了，痊愈了，死了……这是沉重还是轻松呢？是饥渴还是“吃饱了撑的”？是生活的滋滋味味还是百无聊赖？是“现代感”还是眼界的狭隘与保守？

初学乍练，靠字典和朋友的帮助，译下了《矫治》与《恋歌》两篇。《矫治》比较写实，读之忍俊不禁。自由结合、自由离异的婚姻与爱情也许是令人向往的；然而人毕竟不是房顶上的猫，自由的心理代价仍然是难以承受的。本篇小说写妻子出走后丈夫的失衡心态其实十分细致，只是他不负责解答诸如“这一对夫妻究竟为何吵闹乃至准备离异？”“他们从事何种职业，政治态度

如何？”以及“他们的婚姻究竟属于有爱有道德的婚姻还是无爱无道德的婚姻”之类的大问题。也许可以从
中看出一些文学观念上的差异来。

至于《恋歌》，写得楚楚动人。初看，似乎是写一个爱情以外的男女的友情的故事。杰克与琼很熟悉，很友好，彼此惦念和关切，但又经常不在一起，而且似乎从来没有萌发过类似爱情的相互吸引。匆匆的邂逅，长远的分离与互相不通消息，这样的一种距离感与亲切感的糅合，这样一种岁月更迭，年华老去，万事沧桑而他们的淡淡的友情不变的故事，似乎颇给人们一点慰藉和温暖。琼的性格也很有趣，初看，她简直像契诃夫笔下的“宝贝儿”，善良、软弱，却因为充盈忘我的爱心而显出另一面的坚强。谁知道，写着写着，她的身上出现了一种神秘乃至邪恶的东西。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，契弗是不会回答的了。

去夏住医院的时候结结巴巴地读了契弗的女儿苏珊·契弗写的回忆她父亲的作品《黄昏纪事》（“Fall in Dark”，我可不想把它译成“落入黑暗”）。她说，在她小的时候，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，父亲（即契弗）劝告她

做一点祈祷,念过一些祷文以后,她会自觉轻松一些。大些了,父亲则建议她把这不愉快的经验写下来,写下来后,果然也自觉轻松一些了。呜呼,写作与祈祷之间,竟有某种共同的质与“用”么?约翰·契弗稳稳当地写下了大量怨而不怒、哀而不伤、乐而不淫、讽而不刺的短篇故事的背后,又有作者多少惨痛烦恼的内心历程,我们能看得出一些来吗?

从川端康成到托尔斯泰

王小鹰

正如空气、水分、母亲的乳汁、五谷菜果养育了我们的肉体生命一般，文化、书本、报纸、师长们的教诲以及社会的种种风尚养育了我们的精神生命。

像我这样从小在大都市中长大，受到完整的循序渐进的小、中、大学教育的人，书籍在整个人生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，从潜移默化到着意寻觅，细细回想起来，竟有一大半人生是与各种书籍中的人物相伴而度过的。

有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是书的风格影响了人的性格，还是人的性格决定了他喜爱哪类风格的书。

在我读小学、中学的时代，正是社会大力提倡英雄

主义、理想主义的时代，怀着辉煌的理想崇拜英雄，是那时少年、青年的特征。有一本书是在我的青春的生命上留下深深的烙印的，那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保尔·柯察金的形象曾经是一代青年人的楷模。“文革”曾经残酷地摧毁了以前所建立起来的全部光辉灿烂的理想，于是，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痛苦深刻的极其复杂曲折的转变。“革命”虽然将一切文学艺术的结晶都打入资产阶级的冷宫，可是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寻觅着精神的食粮。那时候，我曾经很醉心于屠格涅夫与普希金。一本封面破损的《贵族之家》和辗转抄来的《叶甫根尼·奥涅金》的美丽诗句，给我枯燥的心田带来几抹优美而忧郁的色彩。我还喜爱雨果，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伟大的仁慈博爱，以及奇谲的浪漫主义想象力常常令人心意难平。我也爱读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梅里美，甚至狄更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……。偷偷地，在山区农场土屋的煤油灯下，等人家都进入梦乡了，便开始如痴如醉地“吸收资产阶级的毒素”。后来调回城，在一家设计院当描图工，在写字桌上摊一本技术书，抽屉里藏着霍桑、泰戈尔、福楼拜，领导进来，假心假意钻研业务，领导走了，拉开抽屉啃